

文學作品舞台搬演 為「空臉」妝上歌劇彩顏 | 流水帳

撰文：黃子翔

日期：2023年4月13日

來源：星島日報

劇場導演譚孔文與作曲家盧定彰，常以香港文學為素材，觸發靈感，發表創作，現在終於走在一起，聯袂於浪人劇場《流幻。空臉人》兩個演出之一《空臉人》（另一演出為《流幻》），把本地作家韓麗珠長篇小說《空臉》，轉化成以現代音樂烘托氛圍的劇場演出，為「空臉」妝上歌劇彩顏。

自數年前結識後，譚孔文跟盧定彰一直都有交流，惺惺相識，互相到對方的演出捧場觀摩，譬如譚孔文有去盧定彰2021年結合朗誦與音樂的《幸福家庭與狗》，他們都在想，還有沒有一些不一樣的演出模式？然後漸漸起了把朗誦和歌劇混合起來的念頭，欲探索歌劇劇場的創作空間。盧定彰說：「有時歌唱，以音樂擴張情緒，有時敘述，建立故事脈絡，或更有彈性，我們不想被框限。這可能也是歌劇發展的可能性。」譚孔文甚有同感，他說，如果把「空」讀出來，即使讀十次，「空」也只是空，但若把「空」唱出來，音色不同了，除了起着突出作用，「每一次唱的『空』，都有含意。」

他們以韓麗珠的《空臉》改編為劇場作品《空臉人》，在該劇司職導演、編劇、空間設計的譚孔文，坦言這部小說十分複雜，最後決定抽取其中一個章節——H城通過換臉法案後，許多醫生轉而從事相關行業，一位換臉醫生寫了一份醫學報告，剖開一位換臉者的心理——他讀書時喜歡了一個女建築師，後來建築師向他提出分手，還請他為她做換臉手術。「這段故事雖然不是小說的重要章節，但我覺得醫生和建築師這兩個職業很有趣。」他又提到現場還有弦樂四重奏，「小提琴的拉弓動作，也有做手術的意象。」



圖 1 (左起) 張吟晶、譚孔文、盧定彰、蔡運華，一起分享創作與演出體驗。



圖 2 《空臉人》改編自本地作家韓麗珠長篇小說《空臉》。(綵排圖片)



圖 3 《空臉人》探索歌劇劇場的創作空間。(綵排圖片)

為《空臉人》擔當作曲的盧定彰也覺得，韓麗珠的文字風格，是本地文學作品中最像現代音樂，「她筆下語言、造句，冷峻而詩意，有超現實的格局，而歌劇本身就有靈性、Larger than life 的味道，所以很匹配。」《寧靜的獸》、《縫身》、《風箏家族》，以至《空臉》等等，甚至都給他「恐怖」的感覺，「是一種暴力的溫柔。」

是次合作，譚孔文先寫好文本，既有歌詞也有台詞，前者言情，後者敘事，也分場口，有了整體結構布局，盧定彰便抓住不同章節的關鍵詞，先寫歌，再以伴奏作出變奏，來墊着該章節的獨白，烘托情感氣氛，「某些章節講到建築、廢墟等等，其實跟巴洛克音樂、巴赫的作品相關，都是音程建構，如重複遞進。」一層疊一層，不正是像一幕劇中人砌着層層疊之喻嗎？這次兩人美學觀念一致，盼在劇場上築起一個空間氛圍，讓觀眾感受，也互相建議，時而讓步，時而堅持，歌曲歌詞就像是一起「搓」出來的，「前提是大家都尊重對方，這一點好重要。」

暴烈與溫柔

剛於舞蹈歌劇《兩生花》的《兩個女子》擔任獨唱的女中音張吟晶，在《空臉人》再度跟盧定彰合作，不僅負責獨唱，同時扮演建築師的角色，除了歌唱還有敘事的演繹，她也自有想法，「有時候，我覺得需要讀出來，而不是歌唱。」她唱出詩化的文字，築成意境，又指她在劇中的角色，對身體不敏感，卻對物件敏感，也有一種神秘感。盧定彰說，在香港，擅唱能演又對劇場理解的歌劇演唱家不多，張吟晶便是如此全面，「我也較喜歡女中音。女高音的音域使然，你難以聽到歌詞，只能是一種氣氛，某程度上是種限制。」

與張吟晶聯合演出的蔡運華，已是第三次參與譚孔文改編韓麗珠文學作品的演出，她這次既是敘事者，也反串成了醫生，「其實我的演繹偏向中性，不強調是男是女，模糊性別，觀眾怎樣想像都可以。」蔡運華覺得韓麗珠的文字不算艱澀，結合起來，自成一個獨特世界，「對我來說是溫柔的，而且想像遼遠。」

《流幻。空臉人》讓《流幻》和《空臉人》兩個演出置放一起，譚孔文笑言是「動靜皆宜」。《流幻》為 2018 年受大館委約的形體音樂劇場，於監獄操場大幅磚牆前，上演他對青葱歲月的憶想，2022 年拍成劇場電影，於「愛丁堡藝穗節」綫上放映，如今終於回歸舞台，邀得邱加希作形體指導，根據原有意念再作修正，為演出賦予更多層次。「把《流幻》配搭《空臉人》，觀眾先欣賞前者以形體動作演繹情感片段，再於後者通過歌劇方式聆聽感受，帶來對文學劇場的兩種體會。」